

卷之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

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

季先率先歸附剋復東海連水等處詔李全

特補武翼大夫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並

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其人

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

度使畢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  
謚曰文昭 乙酉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

是罪疑此續

采是罪之實不可專據行狀從之 臨安

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

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細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下義勇民

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殿中侍御史李楠奏比來朝廷治

賊吏失之寬旨孝宗治賊吏甚嚴賊吏言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等

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

邊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

不應一上曰既被侵犯若不能應何以為國

庚戌月入井 癸酉復李壁元官與祠 甲

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翼大

夫不嫖福州觀察使龔夬封嗣濮王 丙寅

日有戴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休體務日及公事

聚議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

度使畢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

謚曰文昭 乙酉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

博采是罪之實不可專據行狀從之 臨安

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

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細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

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殿中侍御史李楠奏比來朝廷治

賦吏失之寬旨孝宗治賦吏甚嚴賦吏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等

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

邊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

不應一上曰既被侵犯若不能應何以為國

庚戌月八井 癸酉復李壁元官與祠 甲

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翼大

夫不嫖福州觀察使龔夬封嗣濮王 丙寅

日有戴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

聚議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

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闕不拘資格或  
補外許以葉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

江棄郡入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

降兩官罷庚寅詔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

如舊制具乘輿眼御中外支費並從作置省約有

司條具以聞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錄

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大常寺將度

元元年以後典禮編纂成書丁酉徐應龍

等奏進讀通鑑徹卷乞宣付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為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有前

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

與父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柳柳令標撥雖出祖

父母與父母之命亦不許用州縣母得給據

從太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癸卯朝獻景靈宮乙巳監

察御史盛章奏陳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

司沿海州郡措置關防紀犯者處以軍法又奏  
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脚之費柳進納  
富民部餽乞下江西田漕臣考覈水脚錢出入  
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  
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  
以經筵進讀資治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  
注官燕于秘書省 癸亥閣門舍人熊武輪  
對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武奏  
云殿下賢明仁義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

之是非無不盡知每日講讀之暇無他嗜好  
手不釋卷且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  
當宿直絕不聞宴飲之樂上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戊辰黃序  
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倅之俸悉取銅會州縣  
小吏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  
委逐路運司下所部增小吏吏俸將鐵錢并交  
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于天地

宗廟社稷官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  
舊制歲終令丞合一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  
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平合一道數  
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攷其盈虧議  
其殿最後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  
必稱奏知資州李耆崗磐石縣令宇文之寅  
輒移城外南津浮橋於西津竹木織弱死  
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  
天水軍黃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鑄二秩罷

壬辰御射殿閱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  
盛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  
分以兩通安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  
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三等循資占射此年  
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司以其任  
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者  
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  
除評事餘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  
之寬則習者必衆用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信孺特鑄三秩  
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聽其  
奔送私賂山東首領意在邀功故也丙申  
大理寺丞趙彥誠輪對乞擇守令上曰守令  
難擇監司則每路只只趙擇三兩兩人丁酉命  
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昨戊戌黃序奏  
前知江陵府直祕閣趙善培培以憲節兼帥  
襄陽虜騎犯塞驚畏成疾易鎮江陵不闕  
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

歲終比較州縣獄瘐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

之乙巳臣僚奏新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

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平恐為所累圖

寫宗枝指為疎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善狀

乞罷括蒼新命從之丁未季安行奏遴選

愛民奉法者為郡守老成有風力者為監司

從之袁燮進對奏蜀中不靖上曰秋高馬

肥是他時月尤當為備燮奏云今日事勢迫



切不容少緩上曰蜀帥不可不易又奏兩淮  
荆襄間近雖稍靜然不可忽上曰夷狄姦詐  
何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却是省事但虜人之  
意不專在歲幣難與通和上曰他鹵掠所得  
已數倍於歲幣燮奏云誠如聖諭虜既不通  
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氏 辛亥填  
星留守丸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  
詔湖州賑恤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  
在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  
行奏陛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  
晚皆講讀而作輟之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  
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養雖有節而帑  
藏之耗於侵歎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而有  
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始始以興治功從  
之給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  
輕信浮言驚擾中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  
黃炎孫負印先遁詔綸奪兩秩罷炎孫追三

秩居于辰州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趙彥

楠為寶謨閣待制旌其職事修舉也 甲戌

監察御史蔡闢奏兵部侍郎黃序通歷臺諫

嗜利無厭詔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

子司業林垆<sup>吳</sup>擢<sup>儒</sup>貪鄙乞行罷黜從之歲星

入井 辛巳詔 潼川府許奕與祠提刑丁

必稱罷以待他 李楠言其阜郊之擾<sup>優</sup>妄奏

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為編類 孝宗皇

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

等旌其擒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賊

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罪犯

輕重為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

盛章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

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察受差人罷

黜所差官例責罰從之

介庚子朔 辛丑王僚奏年來賊吏罰輕自

今罷免者勿與祠錫<sup>祠錫</sup>褫者勿叙復竄<sup>竄</sup>在者勿

近徙永不與親民者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

佔作佔

佔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為令甲從之 癸卯

權工部尚書胡榘奏事云殘虜本無能為陛下

下使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

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以未安上曰皆邊

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不可不戒以右丞

相魚樞密使吏彌遠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

事鄭昭先為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

為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為鹵簿使戶部

尚書薛極為橋道頓遞使甲辰以安德軍

節度使師岳提舉萬壽觀詔平江府新劄

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

智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丙午歲星入井

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剛立朝傾險治

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壬戌實護閣

待制新知興元府克利州路安撫使聶子述

內引朝辭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

林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陛下使令之意

戊辰盛章李安行進對論敵情變詐願陛下

岳一作  
聖  
別本無  
嘉定  
易字

毋以虜退為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行奏兵法曰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曰極是又臣僚  
言二廣大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  
城低池淺兵或不及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  
盜率多配隸于此猝有竊發何以待之今世  
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於  
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  
東南欲望朝廷無惜小費於二廣之間其有  
要害去處切宜籌浚城池練習民兵以備緩  
急上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闢奏今後聚斂之臣

永不列於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  
之 巳卯朝獻景靈宮 庚辰朝享大廟

辛巳大饗于明堂赦天下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巳丑歲星守井 壬辰監

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  
點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瀝三州所

運不過捌斗計其資糧扉靡屨點摘誅求之

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雇替一夫

為錢四五十千下户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

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

朝廷近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雇夫移運而

官吏奉行不虔所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

迫乞嚴飭典餼之官凡所雇募必須寬計其

程給卸以時從之丙申李楠奏二廣四弊

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駁

聰符竹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

例求速化既就此得一削又改辟它州四嶺

右獨桂林似中州官游來者往職隸諸州

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求辟

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任者

按奏鑄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裡肆

赦未幾雷殷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

德意督責已竭之租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

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或貸而不問  
掩覆陣亡裒剋衣廩既失軍民之心遂激上  
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  
道仍內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覺察奉  
詔不虔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于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為龍圖閣待制仍舊  
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祕  
閣知金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執中行進講  
奏曰所講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

足為陛下道顧其所屬有是非得失興亡治  
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鑒者上曰卿以名儒

勸講萬間忠讜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官每

患科名負少乞博採科第學識衆所推重者  
以備考官之選從之王夢龍奏邊郡幕職全  
佐雖考第舉負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

恭謝于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於貢院

丙辰瑞慶節群臣上壽 丁巳賜文臣宴于

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辰盛章奏以太祖太宗真宗高宗孝宗講  
學為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  
災復州軍合蠲放賑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  
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己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

于天竺山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辛未就

命禱雨從臣卿監郎官禱雪 壬申蔡闢奏

今後慶宴毋得托疾避免從之 廣西經略

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詔千之

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

高宗寶訓至為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

人得以議上曰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

心又讀至凡進一人使人皆以為當用退一

人皆以為當去迺為兄當因奏高宗聖意以

為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

為法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

論又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

後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曰奏向來諸

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遍行上曰人無信  
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  
相掩則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  
是不可相掩 甲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璣  
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能自出家財不  
過掎刻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何以  
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  
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  
適中燮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  
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不中為姑息剛而  
不中為霸道剛柔皆得中為王道燮曰誠如  
聖諭 丙子填契入氏宿方口星 袁燮進  
讀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  
曰此民兵邪燮奏曰即民兵也建炎間中原  
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虜不能破高  
宗所以優賞之曰奏王辛者即土豪也去年  
光州被兵辛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曰  
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



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詔各削  
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已卯以  
左翼軍統領楊俊為統制旌其連獲賊寇海  
道肅清故也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  
續帝學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  
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仍錄申三省曰奏近  
歲止進一條而不復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  
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對劄子一同若  
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壬午蠲皇后

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  
後稅租科敷等三年袁燮進讀寶訓至上  
書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大夫徐淑平詔曰  
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紀以益中興之治因  
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燮奏曰  
高宗所謂讀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  
德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  
以此等語灑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  
馬光有五規箴中行曰言臣向於宗寺恭覽

玉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仰 甲申  
校書郎袁甫進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  
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為正人諛  
佞者為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為正人  
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為邪人上曰然又奏陛  
下若得正人以為國家用則朝廷根本既正  
外患何憂不卒上曰然 徐應龍進讀續帝  
學至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任進講八月范祖  
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

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  
龍奏曰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間燕接見儒生  
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茲是論大凡人主  
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  
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  
禹愛君之切如此 乙酉袁燮進讀寶訓建  
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  
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讒聖德其蔡確  
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燮奏曰高宗所以

中興者只為能辨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  
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  
國之本上曰邪正豈可不辨向來止為邪正  
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自是可為  
之時燮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  
不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  
之志上曰然  
丙戌太府少卿葛洪奏患民  
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問丘  
椅各鑄一官潘師文展磨勘二年  
徐應龍

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  
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寘  
殿庭下視其匆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  
申訴太宗皇帝深哀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  
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衆又非如馬  
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  
踈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  
王不忍一牛之斃棘孟子謂其息當及百姓  
蘇軾曰殿庭飼馬事廼言及民之疾苦是皆

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  
導其君類多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  
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  
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  
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  
講當奏乞講尚書從之 袁燮進讀寶訓云  
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之論燮奏曰  
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  
逆黨汝愚豈謀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燮  
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  
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  
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燮  
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帝學元祐元年司  
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問曰只此  
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  
請書于冊燮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  
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上曰問明則日南

至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公徇私揜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鐫罷從之 庚子徐應龍進讀寶訓至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衆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徒從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勝厭者一作烏焉有此理應龍奏

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迺灼見無是理 癸

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泐者就江

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為和糴之數却責三司

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熟州郡就便收糴徑

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還兌撥之

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國廣德等

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兌撥應副

江上軍糧却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

支遣其部綱賞格當照地里差次與推元賞  
從之。盛章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  
十庫三司有關於此假貸陛下躬行節儉而  
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托而寢虧主  
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脩內司文  
曆令赴北<sup>比</sup>部驅磨元祐間御史上官均請復  
舊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  
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惡  
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覈內帑  
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  
援畏怯詔鑄二秩送軍前自効。甲辰以  
禱雪蠲大理寺臨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贓賞  
錢。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軍  
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  
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令後教官不得妄作  
訪求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巳酉御射  
殿閱軍頭司武伎。庚戌月入井。辛亥應  
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

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  
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  
甚切治體 甲寅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跋晉  
王羲之書蘭亭詩叙云覽此叙曰思其人  
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  
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  
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燮因奏士大  
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  
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為聖訓  
今殘虜未平邊烽未熄願陛下體高宗之意  
激厲士大夫上然之

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  
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  
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  
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  
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  
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事乎上深然之又讀

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  
若以正為邪以小人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  
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為君子而德宗乃以為  
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為奸邪而德宗乃以為  
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  
最為難知彼小人者亦能蕪君子之言當即  
其事而觀之 已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  
府三衙決繫囚兩湖州縣亦如之 庚申徐  
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

至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  
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  
但滌其釜鬻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  
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為陛下牧  
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能望陛下  
時有以丁寧訓飭之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  
薪炭錢 甲子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  
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  
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雪未應由逸豫  
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回上曰  
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實

要須脩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  
上曰人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  
來說 乙亥大風 戊寅袁燮進讀寶訓至  
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頤浩過失燮奏  
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以大  
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  
言故大臣不敢為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  
情不通則為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知朕  
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黷等三十九人  
詔並改合入官 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  
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  
下詔貢舉 甲申盛章奏朝廷每給和糴稿  
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鐵鏹折  
支物貴鏹輕實原於此乞嚴行戒飭 李安  
行奏近有指揮允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若請  
佃在戶者並令召賣拘錢解封樁庫官吏奉  
行過當開告訐之門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

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間置局出賣嘉定間嘗  
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下  
諸路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課者  
並免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為人剋買者給價  
還剋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壬  
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入官 袁燮進讀  
續帝學至上官均言明君操術自有至要蓋  
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  
群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

謂切當臣願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  
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正人必能盡忠問於  
邪人反為正人之害上深然之燮奏人之邪  
正亦不難知但現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  
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舉夫  
哀歛析秋毫每日輪官受輸別貯出剩即其  
多寡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十貫而回  
糴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

續帝學崇寧三年幸太學遂幸辟廱御製辟  
廱記宣和四年幸祕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  
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夷狄之禍何也  
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益  
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只是觀美初非  
務實何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  
讀寶訓至紹興八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  
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此兩試廣郡親見  
其間武臣為郡者狼籍殊甚李安行奏云右  
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此文臣甚優上曰  
此等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  
龍因進讀奏云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  
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云  
天子不可令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納諫  
智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  
能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  
密院事江淮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  
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癸

亥以武師道為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  
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  
無預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復召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博學士樓昉面對讀劄至  
事力不敵猶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  
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彼豈肯退聽上  
曰當立此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習口  
奏云若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  
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上曰然已

失出在大

已鄭昭先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失理寺丞梁丙降兩  
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衆激使  
携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  
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熿特轉朝奉大夫直  
龍圖閣賞其誅李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  
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  
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熿執而誅之故有是  
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

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  
路帥乞皆用武臣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  
臨矢石應龍奏云如丁燦在沔州臨事深識  
推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用之復何患上曰  
此人殊有謀畧 甲午袁燮進讀寶訓至御  
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  
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  
宜戒勅之又讀續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著  
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  
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  
亦進講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燮進對因賀生擒偽駙馬  
燮言若當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  
曰若講和則銳氣銷燂燮奏人主銳氣豈可  
銷燂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仲穎以儒  
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仲穎與  
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  
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

以道去其君也上曰人主容納諫爭則人臣  
得以行其道 壬子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言  
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  
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騎勇其心術亦可倚  
仗燮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  
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  
久初未嘗出戰却稱夫捷十數上曰被圍七  
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袁燮進讀寶  
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關選帥臣及第  
二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  
有政績者燮奏高宗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  
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上曰更  
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燮奏蘇軾  
有言平居有犯言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  
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合苟容者多只  
觀輪對便自可見上曰此只是為爵祿燮奏  
陛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  
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弊上曰雷同

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机全在陛下  
壬申填入氏方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系月遷延營  
私乞復召命從之 甲戌臣知池州葉凱以  
酷濟貪乞行鑄斥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

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未朝獻景靈宮甲  
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除戕與

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礼謚曰忠肅 壬  
辰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盛章

奏太府卿四川總領王鈞奸險貪恠隱匿

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民怨咨皆謂

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鈞每侵撓其

事權禍流四蜀歸裝租載舳舻蔽江乞重寘

典憲詔鑄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

被命宣威遷延 日乞復除戕予祠之命又

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卷乞重行黜責

並從之居誼褫戕鑄三秩 甲午福州觀察

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為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脩國史日曆同  
提舉編修勅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  
九有之師信不足以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  
虜匪茹輕啓於兵端生民何辜重罹於荼毒  
空國以逞仍年于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小  
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  
之多戎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  
空狐兔之群漸底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剗殘  
之後尚多愁歎之聲室廬既墟婦子不保民  
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扞邊  
死事之家盍盼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  
恩或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  
用穆迓衡於戲除戎噐戒不虞散廢修攘之  
政發德音下明詔共為安集之圖咨爾群倫  
体予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  
州軍府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  
處恤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張威為右武大夫揚

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統制 癸卯袁燮進  
讀續帝學至迪功郎朱燾辭召命乞嶽廟上  
曰燾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燮奏燾累召不至而孝宗益重之自初官即  
與改秩可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為侍從出典  
方面又嘗擢置經筵當陛下龍興之初實為  
講官上曰記得朱燾在經筵即是朱在之父  
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憶朱燾如此其  
子猶在罪籍本無大過陛下能杖<sub>收</sub>拭而用之  
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上然之 臣僚奏  
監司州縣期會不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  
覈稽遲必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為  
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利西路安撫司言西  
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二十四人狀乞將  
權知郡趙彥呐優加旌異詔彥呐特轉兩官  
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續帝學孝宗皇  
帝聖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已自溫粹須是  
廣讀書濟以英氣則為盡善燮奏人君之德

固以溫粹為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  
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  
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孝宗所以言  
廣讀書也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  
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  
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没入寶應  
縣韓仇冑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  
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  
使開府議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為保寧軍  
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  
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柴  
中行輪對奏近上官戢須親出陛下然後  
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  
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此  
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  
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覩邊  
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  
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

令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伏上曰須是慤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然亦不可置之腹裏况陰誘韃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貿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脩

注官燕于祕書省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十二三人姓名來上籍于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尚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觀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丙寅錄行在繫囚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榘禮部侍郎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

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資賢言  
其和戰異論待班滿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  
釁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  
州棗陽縣為棗陽軍從荆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嫖薨  
輟視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午臣僚奏軍  
器監黎伯巽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  
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造權姦之甥  
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之無聞與參議官  
大理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 詔朝  
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  
稍深許之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  
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  
制置使李珣權重謀疎泗上之役實珣逼行  
損國威重啟夷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仍乞  
沿江西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  
猶切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  
一人禱晴于天竺山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不許白帖差攝  
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州陳毀違者追冒請俸  
給計贓坐罪 已丑張次賢奏申嚴胄試假  
託宗枝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  
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

二等旌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于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  
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糴本令臨安府兩浙

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斛以寬淮

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

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

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統制

韓貴叶力捍禦首鏖戰屢捷以寡不敵衆陣

歿洎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

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  
濮王安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  
跪者津遣至宗正司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  
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拜跪者特轉  
一官與一子恩澤却於以次人選襲又奏選  
擇老成更練之人為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  
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  
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

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

措置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寧府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  
等戶積欠稅租為緡錢一十萬從守臣史彌

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  
與夫草茅獻議多有可採而未及行乞置籍  
記錄委官考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  
有自京東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帝曰朕固  
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高宗聖明九成必遭  
中傷上曰飛語烏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  
莫級范洵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編置應  
龍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高宗可謂  
深得詩人疾讒之意上曰此誠可為子孫家  
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  
欲治賊吏洵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  
不暴上曰祖宗治賊吏至棄市楠奏高宗嘗  
曰不必至此笞黥足矣繼今有賊敗者乞並  
遵高宗聖訓杖春流之嶺表 乙巳徐應龍  
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  
昔之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  
帥事掎剋而不恤士欲其臨危效命得乎唯  
陛下嚴戒敕之 癸丑詔令皇城司招刺三  
百人配填親從等關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



置龍游縣王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  
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  
宗正事師禹為少保、寧軍承宣使知閣門  
事楊石為保寧軍節度使奉國軍承宣使知  
閣門事揚谷為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進  
讀寶訓至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  
投荒者還官賤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  
諭輔臣曰應舉可並放逐便上曰秦檜往時壬子或上書忤秦檜押往本貫或他處聽讀用事在致妨  
朝賢者斥逐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

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亦令逐便恩亦  
厚矣陛下規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  
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  
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  
詔世忠鑄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僚奏沿  
邊令尉須年六十以下方許差注見任令各  
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部別行注授差  
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

寮奏乞戒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  
歲終具數來上省部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  
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權殿前司事務王端  
理獻錢會叁拾萬貫令本司椿管 庚午月  
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  
路東路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為運至廬山運  
至濠西路自蘄運至黃陂運至光地之相去  
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徃復民亦樂趨近  
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徃西路甚或  
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敕諸司勿得越境  
借夫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之  
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技用  
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曹之用  
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  
宜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  
故當節用不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  
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陛下軫念遐遠如此

天下無十全之利，曷事揆策，固當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慮後。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于貢院。庚辰，群臣上壽。辛巳，賜文臣宴于貢院。癸未，大燕集英殿。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排陞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辛卯，胡衛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為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上曰：然。又奏乞令四蜀守臣各脩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關者目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度者，從之。辛卯，臣僚奏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乞別與州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闡于楚州，伋有異論，故也。十一月癸巳朔，丁酉，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徐龜年奏前主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綰，靳吝本錢，不盡支散，致四川都統司戰馬關數乞寢。彥綰召命從之。己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群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癸卯。

詔臨安北山劍門嶺今後毋得于其所鑿山  
伐石以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孫沅翰林千之獄于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使克萬壽觀使

永陽郡王楊次山為太保安德昭慶軍節度

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

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

為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

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不能撫定潰卒乃

悉誅之激而為亂害及王人驚惶奔竄僅以

身免乞將子述奪賊罷祠從之 已未李楠

奏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上曰極是寧有備而

無事不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虜

雖已垂亡宜加意設備上曰用獸猶闔 壬

戌詔置安邊所榦辦公事一員 臣僚奏今

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廳以七人取二

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

如取應例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  
衝突沙岸傾塌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  
浙西諸司築埝仍撥上供錢米不為工役費從  
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奏畢上曰人  
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  
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賑贍  
臨安貧民 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  
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奏權刑部侍郎  
何剡久苦末疾弗為去就詔剡與宮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除  
依條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  
之 丙戌臣僚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  
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者奏聞令樞密院  
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瓊州楊  
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  
廉專事欺誕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為賊謀生主  
而不能察詔炎正士廉各鑄一秩罷之又奏  
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有過犯未改正者

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闕為準今  
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  
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  
舊外其有限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寮奏戰士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  
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九箇月而孝糧  
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指揮  
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申逃亡因傷歸柵  
者云病死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為乞丐乞

下諸軍痛革此弊從之已丑以陳立為興  
元副都統制程信為利州副都統制是歲  
兩湖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  
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  
戶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  
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斬死刑一百六  
十八人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書

丁丑上制帥

竊惟今有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戲下者多矣，往者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模下之一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

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為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閫外之軀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群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吊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大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



家一人之私憾也。柰何不昌言於朝，不博採  
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倡甚高之虛言，  
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  
律我，或漸變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  
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  
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  
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  
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欲為者，精白言  
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  
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  
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  
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  
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  
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  
覩也。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  
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  
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  
下畏乎公論。數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

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諠諠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閭轔轔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三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面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祜杜預

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疑夫夫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爾余而奏請累月不下况於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畧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不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胡可

也、况於支吾殘虜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  
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  
度所以平蔡、群疑滿腹、衆難塞冑、劉表所以  
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  
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  
與得官、賤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  
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  
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令李全等進取海州、  
某愚暗、關於事情、不敢借古為喻、姑以燕山  
之後言之、自石晉失盧龍一踞、以藝祖之英  
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師、燕山再入  
版圖、可謂不世之雋功矣、方其告捷、天子御  
正衙、稱賀、拜王黼大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  
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  
社稷隨之、烏乎、真得燕山、真成不世之雋功、  
而後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存茅葺二三十

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  
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其不敢深言區區  
之愚為制閩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  
得城第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  
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悔  
噬臍何逮古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為百  
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  
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  
美規觀然它日無後災欲望熟察利害審擇禍  
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  
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  
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為可  
也

庚辰與方子默會判

某初入幕幕朝野盛言虜衰衰及泗上一跌始息  
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  
瑋擁兵三萬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  
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妄意欲抽減極邊戍

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行至今春虜  
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與同  
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  
明滅可數於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  
無備歸怨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  
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定疊三月三日宣  
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帥請悉江淮事不可  
去某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使令謁告然移  
書光範已為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肝肝昭

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  
合淝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  
輒刺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  
虜必不敢深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  
於劉瑄何尤彼競保一城且不足款其蔽  
遮江淮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橫流夫復  
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別人  
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  
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

雅雅雅

此曹取邳海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  
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曹名為忠義實  
以飢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繼稱兵向南渡  
門自羊家寨至盐城宝應境內焚掠一空通  
秦震動主議者過捺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  
制司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愈王蓋  
舉國聽山東自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  
曉做將去以讎耻為重成敗利鈍為輕猶云  
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積累之業恐難付之  
一擲今山東瘡口既闊諸豪復引鞬輶與我  
相聞駸々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  
無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鞬輶牌號者制  
帥鑒宣靖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別自有  
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鞬輶豈特不通今  
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瑄敗衄  
之後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申之  
就禽郭貴誠石侯先後戰死王辛只堪偏師  
小敵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

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可嘆山東已  
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乘四千萬斛其在東  
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  
辛巳荅傅諫議

蘄黃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諭然何憲初護  
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  
半月城破為虜騎擁入大江死于赤壁磯下  
見于安陸通判石孝淳体究申狀如此許遠  
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  
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  
從者而單馬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  
所處矣今齊安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  
死事之守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於太史  
公所云全驅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矣疆  
場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貴責人之  
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耳昔人  
於大棄官守之臣猶為之說如此况殞身喪  
元者哉劉韜一生從重貫及河北死事即謚



忠諫<sup>顯</sup>李若水悞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  
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軍及淮口  
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悞  
國者猶棄瑕錄忠况未嘗悞國直以力不足  
抗握節而死者哉蘄黃素無備虜千萬大入  
江軍二十守關皆百戰創殘之餘其何以當  
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  
城覆沒聞朝廷將明寘典刑是矣然死事者  
無恤典有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  
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  
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可某愚見始  
終如此未審先生以為何如

乙酉荅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誥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  
聞新天子訪落召公未至除<sup>命</sup>舍已四五下又  
念四方賀書必盈几按遂併前書不果作駛  
足至伏領誨翰捧對驚喜聞以此月初發仙  
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曷日向得陳益夫湖

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間必有成說然猶虚心下問仰見謙志悠悠之談皆以不出為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效尤姑言自目前淺事以答尊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薨明受之變元懿天歿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迺是為盜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往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焉在東朝則非鴟鳩卒均之意在上則少鵠鴟在鵠原之情萬世謂何哲廟之待徐邈祐陵之待簡王即是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事某從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併制帥在極邊矣夫嬰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發蹤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師

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機。料敵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碁，必先安排數着。制帥在極邊，是有第一着，而無第二着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盡露。壤地孤絕，氣脉不絕。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策。今蓋少徙于內乎？不特制帥當徙內，潤帥當在雜揚，不當在盱眙。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莫安。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宝、趙樽輩，能殺得一陣。

者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脩輩能道得  
諸將下者平時既不素儲人不知此三數十  
人侍郎面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  
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歷現前史或焚錦繡  
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今  
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旧但隨人着少恩  
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  
禮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圖事揆策也  
上下緝結諛悅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  
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閱道之於王介甫者  
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博陸侯王  
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亦  
不願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  
數人不用今皆用矣唐人有言萬代瞻仰在  
於此舉願公無改初節益進昌言以答天下  
之望其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元  
忠少立名節末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  
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關之命韓公深憂

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  
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  
陳圖南亦謂神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恐有  
物敗之惟侍郎勉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  
侍郎寄声此書亦自懶作

乙酉荅傅諫議

某竊審黼座興思驛書趣召始有安車蒲輪  
之命後有進賊內祠職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  
先生憂向使門牆不見問亦欲獻其狂瞽况

謙之志諄之誨安敢不竭愚衷以荅尊  
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有至難言者  
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迺因一從  
官建言而出命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左  
諫議之初而彊起於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  
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修到這裏願為  
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類類三不可  
出也此為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  
之功豈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

十年習事多矣。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俠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聽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略言之矣。下於兩賢則太卑。高於兩賢則太偏。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於上乎。踈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言。蓋閱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可以有辭於永世。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於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疑未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寔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亮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

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圜待制

高孝二祖畫淮立國守淮固密守江尤嚴現  
戎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  
以實次邊且不可况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  
夫潤帥在盱昭昇帥在安豐馬帥在濠江池  
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猝有緩急盱昭  
高枕而直揚橫潰浮光按堵堵而蘄黃失守安  
豐濠滁堅壁而秣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  
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塊字死法莫肯變  
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  
人大掠舳舻相銜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  
攫食牛畜生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計其復來  
一旦突然而至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  
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  
固圍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托蒙衝戰艦果可  
以遏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  
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

次邊還統府於江面而已雖揚者淮東一路  
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  
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雖揚合肥僅  
有些小人焉馬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偏壘而  
不憂重鎮獨何歎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  
欲為摧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鷲鳥鳥將擊政不  
如此今鋒不可摧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  
淮頭智勇俱困孰若稍徙徙于內乎雖揚實則  
淮東安矣極邊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諸  
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  
必有揀兵惟今日無揀兵還戎帥于次邊則  
有揀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稟畏統制者雖  
係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  
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  
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  
許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傲之其及宜矣  
歷攷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徃徃朝  
廷誤倚山東人為重爾嗚呼目巨猾為忠義



認群盜為遺黎撤去藩援引人堂與導之以  
韃靼可以來之塗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  
邊臣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矣今忠義叛矣遺  
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一壘不知制置使  
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重兵盡在江北江面  
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未至如  
此危急謂宜倚閣闢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  
境衛民之實務罷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  
建大帥畫護江淮雖聚精兵數萬大使自將時  
時以輕騎巡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  
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之心可以  
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荅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  
申納古詩九漢詩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  
十一齊八梁二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  
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  
棄聖人並存之以為世戒其流為後世閨情

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  
句云結髮為夫妻若俚而媒然下文云行役  
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援袍袍忘身之意末  
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首尾皆有意義  
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  
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  
非過沛橫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  
太宗英偉蓋世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拍水  
心訊貶二曹大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側兵

戈諸詩畧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多悲哀  
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詞阮嗣宗云寧與燕雀  
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  
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答何  
劭自謂優游卒歲矣安知晚節之禍足為持  
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視三百篇  
固懸絕比常孟豈不簡而勝乎常孟太絮及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其言粹美東東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真是

逼真魏晉以後不及遠矣陸士衡願君廣末  
光照妾薄莫年君臣之際深矣劉越石時哉  
不我與夕陽忽西回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憤  
不衰衰之志盧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  
主將今時賓客止會賣主盧諶豈可輕嘗越  
石亦非泛愛借問蟬蟀輩寧知龜鶴年迺是  
歿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死非真有羨於  
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氣所鍾非學力  
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  
停雲榮木諸作優游自在有風雅之趣五言  
尤高妙其讀書考古皆與聖賢不相諤而安  
貧樂道遁世無悶使在聖門豈不與魯點同  
傳但素標插人頭前涂漸就窄家為逆旅舍  
我如當去客謂之遠亦可謂之媮亦可與右古  
詩古墓犂為田一首歆並刪去世以陶謝相  
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  
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里僂死廣  
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

但字疑  
有脫誤

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  
冲相類古意浸微矣元暉又工於靈運登孫  
權城一篇如錦天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  
綿<sup>綿</sup>鍛鍊不能就但陶公於短章稀句中美刺  
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  
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sup>盡</sup>離  
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  
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  
可取而蕭統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  
傑作橫遭絀落者豈可勝計某本不敢當此  
差使但先生長者諄<sup>諄</sup>命之止得龜勉棟<sup>棟</sup>去  
未必仰合師指更望為將全集子細看過勿  
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卷之二